

院之所恃以久者雖與道體同期于無弊可也公擢
至治辛酉乙科進士上第有學有政需用于時名伯
萬魯丁其字至道西域部人二椽皆由儒選而崇禮
嘗由山東鄉賦登名春官矣其歲秋七月初吉太常
博士柳貫記

處州路學歸田記

此學田始皆官給歲籍賦租以供春秋時祀師生餼
廩其疆理步畝載之戶曹之版明且悉也然自五十
年來緇白殊流統屬首立挾邪飾偽之徒騁其私智
謂學田無適主吾可以冒沒而攫取之或鑽石藏土
中或連略竄鄉籍藉為口實從其所司移文州縣往
符牒未及下而狡獲已繕起訟理雖勤卒以卮言

蔓辭淆亂糾錯莫能正定迨其久也是非得失繫乎
法理欲消長存乎人彼為是狡獪狙詐之謀者舉無
以自匿於鑿空衡平之下校官去來捷如郵傳固莫
知所適主而仁人君子執法持憲以臨乎民上斯王
之矣處州路學田之在青田縣黃肚黃裏兩源者宋
康定初郡守孫威敏公置之民間以隸于學有田有
山有園地總之為十三頃八十六畝四十步碇基在
學圖牒在有司焉可誣也至元二十七年僧官揚總
統倚法始擴延慶寺僧師晟因搆誣詞陳之總所利
兩源之便已豪據踰據飾其言曰盧使君約建寺於
唐乾元中施田二十頃四至內無官民田土宋宣和
元年改寺為觀三年而復五年知州黃葆光遂奪之

入學蓋學自康定有田逮至元三十年歷歲二百五十寺未嘗無僧獨無一言反之何也且約起羣盜據州以叛自稱刺史吳越遣將討平之即其所施亦得之亂賦之手君子尚羞稱之固明是田為康定始有之田矣歸之于學理則直然郡府方上其議明年詔寺誕布凡贖學地土貢士莊田禁毋侵奪於是郡府首下學其田還昇路學亡幾寺僧素禮如京師懇宣政院：臣納其偏詞不以達之省部直奏言宜如師晟所陳畫田三頃七十二畝付之寺僧而寺僧復沿是啟倖心不盡奪不饜郡府酌情論法撤青田主簿柴權教授杜熙躬即其地量計田地凡十四頃二十二畝其以三頃七十二畝予之寺僧餘十頃五十

畝令路學依驗砧基帳籍入其賦租自皇慶元年以始郡具上帥憲二府報下如卓越五年延祐三年僧元清者再懇之宣政大變其詞謂所餘十頃五十畝皆在廬施四至之內學非所當有復奏回付寺近而學遠僧獲而儒宗擴者恃勢柔者執理蓋久而莫能自明乃皇上御極之明年元統二年載錫璽書中嚴學校地土之禁職事趙良秉若干人彙詞白郡府：檄縉雲主簿鄭伯谷學錄薛元德興青田縣官重行檢括其冬僉憲吳公按部至郡府備成案上之得報直奉詔行事吳公去而憲副李公實來良秉復白寺僧慢令之狀公取案閱之悉知其姦乃具移摠管盧公青之所屬且俾經歷王君視書牘除元標黃肚田

五百三殿合三頃七十二畝入之寺僧外餘田地山
十頃五十畝盡還路學其見佃湯文等十二甲徵到
鈔未就給養士是歲六月李公復來慮因重屬盧公
其以歸田本末具鏡諸石俾後有考盧公謂予嘗執
筆隸奉常其言直傳信方來乃使請辭予學於孟氏
者也知息邪距詖所以正人心而閑聖道者其趨甚
正至比之禹治洪水周公膺戎狄孔子作春秋究而
論之君子以為知言今吾程子又數百年所云近理
而非朱程之比者果安如哉歸田一改耳可以識三
公正人閑聖之用矣春秋重歸侵疆而書法魯異然
則謹而著之不亦可乎李公名端字彥方保定人歷
仕館閣入御史府出節東閩再轉而淮東浙推姦擊

梟不撓不矜而尤尊其所自振揚風教壹本于儒學
者稱靜齋先生吳公名燾字承禧廣平人再遷御史
自汴移浙今為廣東憲副廣靖有為淵然儒者盧公
名景字彥遠大名人世傳政譜守江陰守三衢皆有
惠愛是三公乃所謂仁人君子臨乎民上而為之適
主者也若憲掾馮君迪杜君士謙武君瑛闕君國寶
之佐其籌畫經歷王君文虎之宣其猷為法宜幸聯
得書凡署牘官條亦列名氏下方重勞烈也教授林
堂後至不與於樹碑紀績之後故未繫之元統三
年其歲乙亥秋八月癸丑太常博士東陽柳貫記

建德路學新製樂器記

睦維山水郡民重土著不事惰淫馴而治之宜若易

然：宋上下三百年餘，賢牧伯繼作，惠綏善養之方，何嘗不以學改為先，以為詩書禮樂之教入人最深，非是則無以牖其衷，固其本而刑格勢禁，苟免無恥者，有不足施要為操得其術矣。田諫議范文正趙清獻此一時也，胡待制張宣公又一時也，茲教公者言論風節為世楷式，樂有偏重而興善守，部臨于是邦，勸學範民隨時設施如出一軌，何其盛哉。雍熙間天下未有學而睦始，遷廟建學，自諫議倡之，館生師備教養，則成于文正。清獻時則奉詔行事，顧列郡師帥有能有不能，二公賢者宜不敢後，待制常紹興初撤舊營，新固已偉矣，而門衛側出猶有待于宣公，闢而正之，則自鼎遷物改以迄於今，曾幾何時，歲紀之推

移毫節之更禪已漫不可考，而完圖學政扶樹教基亦不為無人。獨春秋二丁有學無樂識者，議其禮制之未具，以為大邦羞。元統元年其歲，冬丙浚義王公皇自汲郡易節而來，明年春躬執祀事于廷，卒徹嘆曰：隆禮備樂為茲明德，國有典常吾為守，臣其敢不飭以速厥成。于是教授濬子陽進復于公，昔前任人嘗範金伐石為鐘磬各十有六，藏之尊爵之府而絲管陶革諸器色猶缺，今當輕賈求之，抗市并致工師，選弟子員肄其考擊，絃歌之節惟夙走率職于陽事也。而敢以累公：曰：諸不逾時再來得琴一絃三絃五絃七絃九絃各一，瑟一，箏箎笛簫各一，巢笙和笙各二，壎一，搏拊祝敔各一，而若鐘磬之編，莫虞崇牙

流蘇雜銘與執故之推甄咸其率師弟子朝夕肄習
及秋藝成會上丁釋奠出而屬之音節允諧儀文畢
舉官師在位諸生綴行莫不誅耳動心知召和之有
道而致饗之有容而公之于學蓋若衣食之維絲與
粟無或忘也間即長貳察案謀所以補敗扶傾之畧
謂禮殿講堂役大費巨不葺則弊易挽為堅青誡在
予自長戴而下咸應曰惟公所命乃以成畫授之校
官凡梁棟扞椽之朽蠹弗任者爾求良木而更置之
甃甃塗墍之毀頓弗吝者爾合衆技而繕新之次而
齋廡門闔垣墉庖廩咸使完整足支永久蓋學之祖
入無贏校官既殫力表率而有籍于儒者亦輸財就
功不勸而趨皆以承公之意故也公每旦望入學延

見章逢語及仁義則諱之折理納之于善言近指遠
可服而行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傳亦曰見其禮
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然則君子成是豈弟之
德以有禮樂為之具焉夫民重土著則三德可興不
事惰淫則教易入而化易孚今公治睦甫及再暮知
以柔惠撫循斯民而又以禮樂鎔冶多士所操之術
與前是數公無弗同者特其所值之時有不同耳嗟
乎易致者術而難致者時詩書禮樂歐之而善如此
刑名條獄歐之而不善如彼守其道以守其官公之
是心固裕如也予忝公末交而竊睦壤地相聯知公
宜人之政尤審且子陽子友也因其詩記輒論次如
右最其成功製樂為要題曰建德路學新製樂器記

竊春秋之義繫諸侯之風統凡刑善尚來者之有取
於斯至元二年其歲乙亥冬十又二月既望謹製

浦江縣修學記

按庠序之教所以開人心興民行其效必委於遲久而後見故古之善為政者每以是為急先務焉簿書期會刑名獄訟非不可以資富禁淫然而國之大開在禮與義使其養之不損戒之不風則素絲安保其不緇蒼莖有時而併化履霜堅冰波賴風靡習俗之移人亦何所不至聖人有憂之於是聯比閭族黨之衆而納之仁鎔義治之中仁義與生俱生非性外物也存養識察一致其力則盡已盡人莫非仁義之推雖以吾舍哂鼓腹之民而躋之鵠巢麟趾之化之上

者何所不可然則按庠序之教其作人之效固若此奈之何徒視之以為飾治之具而已也嗚其戾哉蓋按庠序通謂鄉學異名而同義若今大州小縣建學三師莊而教之雖非比閭族黨之所升然入孝出弟有作有息固皆三代直道之民特未有以先王良法美意淑之使善教之使成而遂謂今之學非古之學亦惑之甚矣吾鄉邑浦江無名山大澤以濬發其奇無珍貨絕產以阜通其利在州部中介然下邑耳宋嘗以著令有廟有學矣自地入職方以來間歷二紀而餘不知其更閱幾令而其宮庭堂館又幾更營繕而完蓋之往斷削朽鏝之工未斷于手而利輒危傲之形已絕而繼見彼其視為飾治之具者亦蔑

焉若是而已則所謂以教道結民心抑何望乎爾耶
禮義之不章風俗之日卑識者蓋浮嘆而屢嘆之矣
重紀至元二年之冬莆陽林侯以材進士再轉得邑
以臨于茲而歲屬薦飢侯為之惠鮮困窮催軋姦耕
未幾令施政舉民咸讜服乃以禮登吾黨之士申儆
之曰學為教首所為率屬而風動之者則亦有其方
矣今制官期滿三歲即以代去教道之流行民風之
變易吾未敢為若等望之也吾縣戶贏巨萬故家喬
木蔭蔭猶存其思坐視吾聖師之宮傾陷弗支而縱
吾誦經之舍胥為茂苴之區以重吾令長之隱憂乎
里有耆壽之士張某乃與松江府儒學教授吳某合
辭以復于侯曰殿役最鉅凡飭材徵工以緝于成朝

悉吾力毋煩有司而若他有籍于學者亦相率勸功
於是堂庭齋館門廡庖廩皆無一之不理棟宇堯然
堦墀截然猗稜茲擢塗塗空相鮮像貌應圖陛戟中度
東西行者為之動日易觀蓋侯之究心斯學也精密
整比軼于家政方牒訴蓋書符撒瑣委謹絕墨而嚴
勾稽且日不暇給而侯之是心經度計慮靡間益勤
雖一搢一搨一鉅一篋必為之深顧遠者釋于安固
而後已侯之知尊夫子而欲以顯報罔極之恩者豈
徒事乎宮廟室宇之微將有大於是者而職則未可
以有為也侯之才敏用裕果足以彰科目得人之盛
而一洗世儒腐爛軟熟之羞矣越明年工既告成教
諭四明徐堦亦以月日將代謀于學之老張怒方據

願乞辭珠石以永侯德謂予以諸生起家嘗進列於
朝矣風人之賦述者之辭竊有志焉泮水頌倍瘠乎
無聲微子之委而孰委哉子因有謁于侯曰人性本
善道之善則善矣道之而善非善教乎教者固其固
有順而道之非有所付畀而增益之也夫域方百里
之地而謂之縣有土且有民矣制為官師治而教之
然有學必有廟又為之簡其民之秀美使合樂習吹
舞勺誦詩以歲時修禮於先聖先師然則耳之所聞
目之所擊既皆先王道德之容而口之所講心之所
惟又無非中庸性教之實是道也變而道之謂之政
神而明之謂之教是在是則政亦在是顧吾所以存
而主之者則在乎此而不在于彼焉耳傳曰善人為

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
下歸仁焉而孟子則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入人深也
且勝殘去殺善人之政必百年而後可克己復禮聖
人之教則可以一日而歸仁夫可欲之善與大而化
之聖則有差等矣予所謂按庠序之教其效要于
遲久而後見者著為善之應而以常道望乎人則人
易從何異之云乎林侯為邑於茲且三年矣其於教
教勸學之方蓋不徒取必于卓魯之所嘗有而直欲
全體夫克舜之所不能無孝弟之端倪仁義之塗軌
其兆見於今者已若此其效成于遲久者宜何如哉
侯名以順字子木至治辛酉丙科進士紹興大儒艾
軒先生之從曾孫也艾軒之學吾鄉先正太史成公

實先得之其延昭流澗于我後之人者尚未昧也宜
俟之嘉惠吾學焉不能忘邇其源委亦粵有自矣至
元四年其歲戊寅冬十有一月日南至記

詩府君新廟記

許府君廟於其里照仁而食於其鄉以能福民而享
其報也然則府君之得廟祀於其鄉亦應禮歎古者
功烈被於天下則天下祀之被於一鄉則一鄉祀之
被於天下者若禮法施於民勤事定國禦災捍惡則
封為上公祀為大神者皆是也祀於一鄉則若鄉先
生之歿而祭之於其社與夫桐鄉之奉嘗河陽之墓
祠生有遺德歿有美報尚皆人心之不能自己者然
耳禮非一定之謂去鬼為廟卑之為鬼尊之為廟

之為言貌也朝踐饋熟報氣報鬼神則其道隆禮
之則其物備府君以捍城蹈難而死英爽赫然愈遠
如存矧子孫世世里居則廟而祀之蓋與他姓異矣
府君里人晉許孝子攷之裔孫諱瓊字世英其材勇
有智略而尤精于騎射家宣和間睦寇作攘擾邊干
府君慨然招集丁壯自捍禦其鄉遠近恃為一障三
年春盜兵偏城郡守康知府君之有勇智而可倚以
為用檄之立郡與盜逆戰屢挫其鋒盜為引却郡上
其勞補東義郎尋攝郡事盜方日益兵攻城勢甚危
棘而城中兵寡力竭左右無援府君率精銳併力衛
之自朝至日中殊死鬪殺相當府君遂以戰歿屍僵
立如生猶能載所乘馬馳歸家明年降于鄉曰為廟

祀我巖閩之陽初府君在時里有淫祀為屬于人
患若之府君命左右將撤毀若有物陰掣其肘者衆
呼府君名乃訖火其棟宇而厲亦尋熄府君之以正
除邪以剛濟難神而明之生死不貳固有皎然而不
誣者矣自巖閩有廟而水旱之祭雩兵沴之禳却災
疾之祈禱民畢趨之二百有餘年於茲府君之有德
於民與民之有報于府君誠之至而禮之盡也舊廟
位置湫隘弗與事稱八世孫熹嘗議改作未及為而
卒於是其弟熊取為已任而拓基營財鳩工輸骨一
毫不以累諸人先中堂次外門次廡序合之為屋十
六楹間而廟制具矣朽填髹亞象貌儀等內外踴獻
視舊加倍而熹子怡尤能承志以相其成起工於重

紀至元六年庚辰之冬十一月庚申明年至正元年
辛巳正月乙卯而工告訖功熊與怡既率族之羣從
子姓具牲宰醴齊饗廟行禮則又疏其事為狀介其
友朱君震亨來請予文其言曰吾祖之德之烈有以
信于其鄉矣然予懼其昭之于外者未備也韻子詩
之而吾祖託不朽焉乃具論之且為迎享送神詞一
章遺熊使教其子弟歲時按抑楚聲歌以載祀于庭
尚有款哉其辭曰
西長山之業茂兮崑崙屹乎東峙上娶女之炳靈兮
下分疆于星紀羣岡陵之升降兮若輻銜而輪倚驚
邑區于南下兮畫澗溪之青駛若景氣之中塞兮若
有人乎庚至神變化之無方兮睨鶴城之良是冷風

馭而雲輿兮忽而來修而逝孰祭享以安子兮敬壽
宮之崇祀簪牙磬其鶴翔兮梁招旦其虹委神睞懷
而容與兮擘挂枝以淹晷昔禦寇之不利兮城塊覆
而無隍端九殛於鋒鏑兮日吾得死所其莫傷義烈
激而不舒兮曦暉為之晝黃縹介馬之卸羈兮載屍
寘而還鄉肯回陰于野土兮氣蒸而發揚為昭明
庶蒿兮一機蓋之翕張引列星之燦爛兮播卉木之
敷芳此百物之精兮亦反陰而為陽稽其實之本虛
兮回神道之維常愴子懷之秋兮為圭臬而合蕭
光有牲盈俎兮有醑盈觴巫已以屢舞兮被雲衣其
章兮神晏娛則錫之羨兮歲胥樂于金穰泯消兵燹
兮黃耆無與民獲承祀兮拳承與羊殫寸誠而歸美

兮為帝祉之靈長綿太岳之道休兮尚變世其彌昌
柳曾撰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五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六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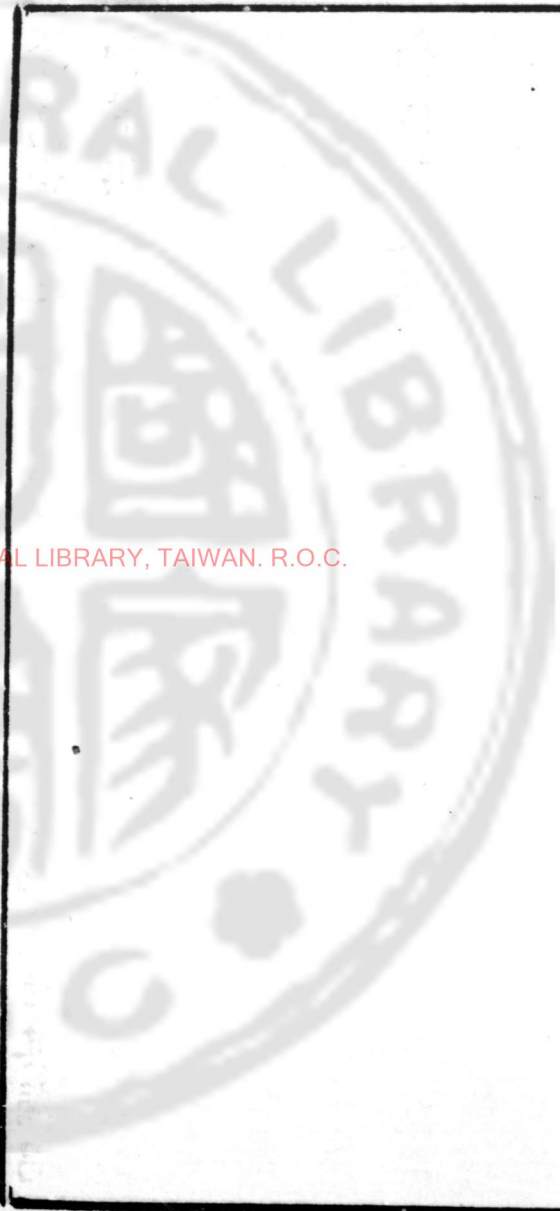
序

吳山書院藏書目錄序

汲郡張公自始仕好蓄書洎通顯矣益縮取奉錢轉
 布四方積三十年得凡經史子集若干卷既以藏之
 其居共城蘇門百泉之上而類次其目錄如右延祐
 三年公叅議中書省之明年嘗來京師嘗客授其家
 間乃得其所謂目錄者而觀之蓋其所儲自五三載
 籍外羣聖百家之言咸在亦既嚙嚼其腴澤而擬其
 大者用之天下

國家其緒餘則以敷遺後人若公之心可謂無累於
 書者矣然經以載道史以載事上下數千年宇宙之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六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六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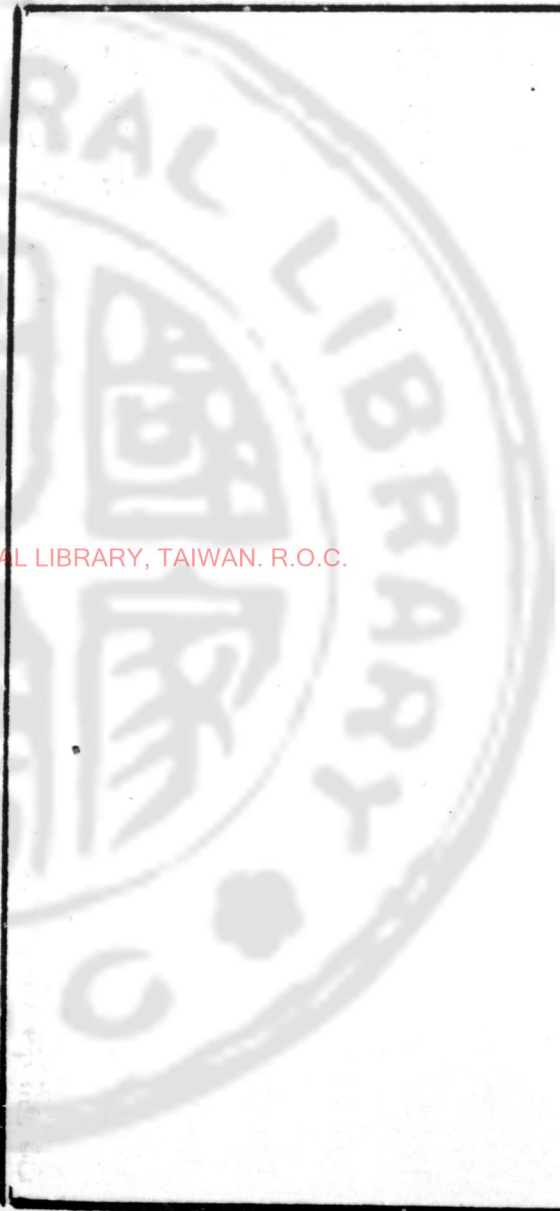
序

吳山書院藏書目錄序

汲郡張公自始仕好蓄書洎通顯矣益縮取奉錢轉
 布四方積三十年得凡經史子集若干卷既以藏之
 其居共城蘇門百泉之上而類次其目錄如右延祐
 三年公叅議中書省之明年嘗來京師嘗客授其家
 間乃得其所謂目錄者而觀之蓋其所儲自五三載
 籍外羣聖百家之言咸在亦既嚙嚼其腴澤而掇其
 大者用之天下

國家其緒餘則以敷遺後人若公之心可謂無累於
 書者矣然經以載道史以載事上下數千年宇宙之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六

運古今之會相尋於無窮者至摠也帝王之盛道
在人心固莫非全書而秦之煨燼秦自煨燼之漢之
表章漢自表章之書無毫髮損益也自時厥後執識
緯以談經而經始離黨私門以議史而史始誣傳註
紀述之家蓋益起矧興千百年人不言雖以向歆父
子之錄畧班固荀勗之甲乙元嘉之有部崇文之有
目僅止於一時中祕之藏而已况夫世變不齊文字
日滋吾而持數寸之楮欲以殫窮其名類吁亦狹矣
今公所聚之書浩穰若是則譎而稽之固其勢有不
得不然者而豈賡之云乎抑聖賢之精神心術寓諸
書其言道德性命至矣而制度儀章於今尚幸可考
莫詳於禮樂夫既載之詳而又原於人心為易入

則伯夷后夔之教是宜旁薄洋溢千萬世而一日也
然五禮六禮之殊倫五音七音之易位遂有取其進
退俯仰高下清濁之數一切紛更冒亂之用綿蕪以
易三朝之儀因同室而奪都宮之制上蓋之俗徵於
鄉飲之不修成人之道息於冠禮之不講至論鍾律
則銖黍既差均節何有五量三統已因之無所適主
雖奉常所肆亦且弊於龜茲之部梨園之伎而鄭
衛不足淫矣嗚呼亦安知五帝三王不相沿襲之說
其流遂至於此耶此有志之士鼓鐘禮樂之興而庶
幾乎人心可正世教可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治
可得而致也今
上而鋪歆叙倫之

君下而明理宣化之臣大廷之議顧必有及於稽古
禮文之事者聖賢遠矣精神心術所寓條在書綱在
錄可槩舉而將之也非公之望而奚望哉曾之淺學
何足以知之輒因序述而竊有獻於公焉

東亭圖序

代趙承旨作

東亭圖：東亭之景也。凡亭之景十數而不以名焉。
亭最勝也。蓋東南出古邢城三十里許有村曰賈村。
是為魏國張忠宣公家別墅。而東亭以方名。則今大
司農彥清父之為之也。壑最於村。亭最於壑。有林
有畦。有堂。有廬。有百泉之流。有蓬鵲之山。浮嵐動靄。
朝安夕狀。頃刻萬變。亭蓋一舉目盡得之。亭猶圖也。
圖猶亭也。始張氏之上世。應宋金隱約。於是村者百

有餘年。迨忠宣公以宏村偕略事。

世祖皇帝出入省守為時名臣。而今司農公尤以文
學被遇。

四朝秩躋第一。班亞疑壑。真詞謹論。嘗簡

上知村之壑。雅莫不誇艷。公父子以為村榮。而公亦
以謂此水。此丘。吾先人所嘗釣遊水。源木本。吾無須
臆忘也。故自忠宣公去治第於城。而猶即村為壑。其
後公以魏國太夫人服舍官歸。墅居遂築斯亭。端曼
讀禮外。睇瞻白雲行。撫嘉樹。此岫之思。終焉如新。厥
今身在。

朝廷乃心。罔不在林野。問嘗指圖而論。余曰。吾有是
圖。猶其有是亭也。圖在手。即亭在心。雖然見圖而不

見亭則圖為實亭為幻也見亭而不見圖則亭為實
圖為幻也子能以莊語序吾圖實固為幻而幻亦為
實也余復之曰可圖者亭而不可圖者非亭也圖者
其幻而不圖者其實也方公年盛氣壯又得遭值
聖明藻火
鴻業鋪張

大猷是皆有青於公之身比天地間肖翹之品動植
之類直公圖繪之一物則夫記一亭一墅於粉墨之
微以幻為實而尚欲余言系之抑又何也公之家其
先德之隆世澤之滋則固千載一時之勝而其實直
非圖所能盡者余之老言乃其所以為幻也畫者為
誰藟丘揚先祖也序者為余吳興趙孟頫也

席御史文集序

監察御史元城席公卒三年始莖肯為文以銘其寃
又從其家得遺藁雜詩文若干篇公之友渤海嗣君
時亦為御史閔公無主後將刻傳之而肯為之序公
之學蓋出於紫山胡氏濂濡義理之真而含咀道德
之華初不為葩拊粉澤以飾豔逞巧要自致於用而
已居京師十餘年始得即祇丘而曹局乃無一事雖
食糝廩艱薄益甚然其氣更慮澹終不肯希寵藉勢
一跡肯人門戶獨其融悅醉盞之餘時發之聲歌
無所病於心故無所失於言大抵醒如也又十餘年
入御史署遂有言青于時嘯詠之情亦少減矣而忠
誠相幅凡所論建於

國體民命尤懸。為不幸多病卒不得伸其所言以
歿而賴以有存者獨辭焉耳學而不能自致於用豈
非命哉考其辭而知其心則公之學要為不悖於其
師矣乃若嗣君篤朋友之諒生死不爽汲汲然欲公
之言傳世信後其誼可尚也已詩曰惠于朋友庶民
小子嗣君其知政者乎延祐七年三月十三日國子
助教東陽柳貫序

閻氏嘉禾堂詩序

宇宙間粹美純和之氣藝作發祥因專萃於人矣然
而地之所載神之所形或亦間見於物。豈能偏勝
哉殆氣之盛而不過有倏然而相感煥然而相符者
是則焉可誣也始余讀訓典見周書所列歸禾嘉

禾二篇蓋亡私則以為成周盛際其氣之磅礴洋溢
既已萃而為周召毛畢若而人則夫物之遇於斯時
者鳥皆鳳凰獸皆麒麟木皆連理而禾皆同穎復奚
疑哉是區：一禾之瑞史乃屢書之辭雖闕而下
報上之義實猶有傳焉則其盛而不過又可獨歸之
氣而已也夫亦思厚之澤洽于品物者如此而人不
得以專之歟厥今文軌四同聲教旁沾凡人才之翕
聚固已上軌姬孔而下隨管商矣宜其草木之英華
暢為美瑞層見複出以章：乎氣化流行之盛而卒
未之間焉余蓋復之久延祐七年余與西蜀侯巖亮
甫並客京師間為余道汾亭閻君跼御我友也去濠
陽令即居成都毓禾于圃皆同本異極而岐為八九

至於無筭民謠言曰是祥也閻君能獨有之子則以
狀白于郡于行中書相臣曰休哉蓋以是美歸之
天子庶幾有子五人國之禎符而我等與耀榮焉乃驛致于京時
仁宗皇帝方齋居嘉禧殿事間以禾宣付史館亦既
特書諸策傳示無極君復修

上休德即名其堂嘉禾堂蜀之勝士若朝之間人往
聲之詠歌以斧藻閻氏千載一時之遇於是君改
令龍游其子敏道亦辟掾雲南行者適以事來將便
道過家奉觴登堂絃匏者詩以為君壽子能序之則
敏道是求為益有過矣余聞閻君仕蜀三十年能以
清慎致名譽有子五人自奮抑賢子余前所云

粹美純和之萃蓋以氣高也盛而不過或於其人或
于其物是皆感之而至觸之而應莫之致而致之一
禾之瑞亦曰自夫閻氏有始而豈一家一鄉所能獨
當之哉余既尊其所聞而信其理有實然乃為之序
先焉謂余為慕卜者則割之以懲其僭可也冬十有
一月朔東陽柳耆序

送劉宣寧序

昔劉君將令鄱陽仙井虞先生序以贊其行蓋未成
而遭太宜人憂於是服除吏部再調君宣寧宣寧為
縣隸大同府晉戰國趙地漢屬雲中郡高祖追韓王
信至平城被圍白登後魏道武徙平城都即皆其處
按圖在單于府東南而雁門馬邑東北唐稍於邊境

置使節度經略其北去雁門三百里有曰大同軍則
府號大同或沿是矣今所統縣有雲中猶用漢舊郡
名明其西雲內州非郡故地特不知宣寧何自始縣
豈遼氏有國升府為西京在其時歟初其域臨西北
邊民生長騎射間而警於戰鬪挾槊彎弧乃敢雜耕
牧塞下人謂其風氣勁武俗習堅強然以文法吏治
則若東濕何也及

國家肇迹龍荒奄綏方夏時則大同視古畿輔雖並
建藩王籍兵守圉而疆場不驚鼓檄無警垂及百年
草傲而恬易悍而柔狂 襲弁服而談詩書自同齊
魯之人故一有賢令長沐之以小惠則愛戴感悅不
啻乳兒之於慈母宅生司牧而有社有人蓋無昔之

難而於今為易矣嗚呼是孰知

累聖休煦涵濡之在於斯乃所謂必世而仁者乎予
聞

朝廷歲輦粟實和抹忙安諸倉至八十萬斛而屯戍
將士才免饑色覈卒乘之名數計道路之工傭大同
一府總其凡而所部州縣准其役比年孱侵人畜踏
死道亡者過半有司下急符責償其家一不赴期則
官若吏或受譴呵賴二三大臣畫策更制悉出戶
部茶鹽引募有能自輓自輸者入其粟而授其券夫
既捐利以予商人則餉道之流雲委川會有不脛翼
而飛行者矣比見行邊使還言困庾之贏大約足支
三四年而山西八州去秋極豐菽麥被野畝收皆一

鍾民去震撼擊撞而就休息安養宣寧方百里縣然
化易字而治易致殆莫宜於斯時也以劉君之敏裕
而又得時與地而施設焉則起卓魯以從之遊尚何
愧哉方今中臺御史外部廉訪使者皆得承
詔察舉守令歲上其名迹于

朝有由小邑超授大州者吾知劉君必不釋於為士
之輩矣夫考土疆而徵民風令之事也子雖不識劉
君而樂為君誦之以虞序為足信然而又欲吾夫子
學道愛人之訓顯白於世於是乎言

送王吏部簽憲燕南序

河北存饑而厲去秋大雨水鎮定瀛易固同其患矣
然太行以南壑谷諸流乘高直灌治河而下合滹沱

滹陽二水奔放橫溢蓋將澤鎮定而後被于瀛易向
之禾壘既化堯坎則為是數州之民生意殆極斬
廟堂聞而憂焉乃輟朝士往視其蓄發粟勸分凡以
安活之者幾無遺策於是臺臣又言曰燕南廉訪使
者治鎮而定瀛易皆其辦部今民阨於飢去食新猶
數月不有以厚衛而深養之譬諸人已瘵痺氣一散
暇全無日矣其議選官以聞而吾友王君景先嘗由
吏部郎出簽其使事紫衣金魚承

命即行都人推壑咸一口言是嘗持御史節按河南
肯擊巨姦去之用是廉問一部豈可犯哉然景先儒
者平時不務為矯亢之行而獨遇事英發以謂
天子方張治具而郵民隱顧容一臬鳴其問使善類

不遂誠若吾節何人徒見其排之、力而推之、易不知景先之心亦行其所無事而已况今照寒於既凜濯痰於將殘若安絃焉急則中絕緩則屢慢矣本之學術之正而質之試効之果所為揀苗擇患之道一誅強鋤揆之心也而有異乎夫是數州之民其母以因悻為傷而覆用自慰則知

朝廷慎簡憲僚之意蓋在乎此然予特懼君之惠將不能久專茲部也故於其別先序以為信至治二年四月九日東陽柳曾序

理成隱居圖後序

吾鄉朱叔晦先生在咸淳間為名進士矣中涉憂患要自比管寧陶潛而有志不遂乃復挾其耿、者北

來京師又自視如撻雲、氏入洛時通侯肯卿見輒憇薦先生曾不肯少降氣抑辭久之得試江東一縣而歸雖身裹章服而心適澹泊則故時人靜者也其居理成林岷蔽虧墟井、錯間嘗以理成小隱自命東平張公夢符為以意圖之御史中丞劉公中書左丞馬公而下咸以意詩之或曰先生非克隱者歟則倪而笑曰吾未嘗隱而亦未嘗不隱然謂我克隱則誣其後去越之上虞今徑歸理成嘯詠山水間十餘年以壽終圖則是而人則非矣昔予未成童先子方謁故國子博士施公歸忽抵其几嗚然曰吾鄉綜名核實之學自源徂流大抵猶一日也公且老下是則朱叔晦伯季庶其似之予時未知言也竊識於懷稍

長獲一再見先生聆其論議騰躡今古鈞貫繩聯如
張樂廣廷高飄羽揚律宣呂旅徐而按之莫不冷然
赴節然後知其本之在是今先生伯季與先子俱下
地而予以庸虛偶茲
昌運黷登儒館仰前徵之未遠慨鄉學之寂寥輒因
披圖為誌其末九京士會予安得而起之蓋予亦將
隱矣至治三年夏六月十日東陽柳貫序

上京紀行詩序

延祐七年嘗以國子助教分教北都生始出居庸踰
長城臨灤水之陽而次止焉自夏涉秋更二時乃復
計其閱途覽歷之雄宮藥物儀之盛比接之於前者
皆足以使人心洞神竦而吾情之所觸或亦肆口成

詠第而錄之摭三十二首噫置窶家之子於通都萬
貨之區珍怪溢目收攬一二而道其千百雖欲多取
悉致力何可得哉曾越西之鄙人少長累遭家難學
殖荒落志念迂踈顧父師之箴言在耳常慙焉弗勝
乃茲幸以章句訓故開廟西廡之武以竊陪從臣之
末

龍光炳煥照耀後先山川閱奇振發左右則夫紀載
而鋪張之有不得以其言語之無拙而併廢也今朝
夕俟汰庶幾退藏田里以安遲暮而諸詩在彙懼久
已去吾友薛君宗海雅善正書探囊中得舊紙數枚
因請宗海為作小楷聯為卷豈直歸誇田夫野老以
侈幸遇之萬一而顧瞻

鼎湖薄天萬里遺弓之痛有慨於心尚何時而可已
卯後三年至治三年十一月五日東陽柳貫自序

高氏四子字序

木之於植物類也而自芽蘖之微擢之以至於盈把
而合拱則雨露之所滋息地力之所培養以能迄遂
其才而為繩墨之所不舍蓋觀於其初而知其末之
所至則夫牛羊斧斤或得以闕其生而毀其全者豈
木之罪哉徂徠之有松新甫之有柏木之園也公輸
梓慶一日過而斲之則下者輒凡卉上者干青霄其
離立錯峙於吾前者用之而有不盡焉然後知才者
天之所予其條達營茂於先正以為落華就實之地
顧其本之則如何耳易於地中生木之象曰君子以

順德積小而高大夫小不能大由其積也積而能立
由其順也故小積者大積之漸大順者小順之形枝
葉之掛根抵之固也上極之崇中題之正也然則本
於木性之初而知夫木道之必能以有行者周易之
機也學者進學之功其亦若是而已詹事長史太原
高君既充其所自得以顯融於時而又將進其四子
於學則以其名問字於予嘗觀於木而知其所以
為升乃即其四子之名而為之演繹其義以申告之
故有本則滋誠之立也本而不端末斯迷謬字本以
孟端易悖而榮仁之實也生意流通全德而味字榮
以伸仁積立於甲物之則也匪植之剛其何能去字
植以叔剛上衡維棟極之義也隆之又隆協於少矣

字棟以季隆曰端曰仁履吾信也曰剛曰隆思吾順也知升之時則知學之序所為稱物之小而取類之大者以吾字偶君名其亦有遺義否乎雖然父子之恩天之施也一考一折無形色之者而氣之滋至莫不思其始以厚其終焉故君子之教惟木為近而君升之順德漸之善俗蓋無非木道之用是則高君取之以命其子之意也惜乎子之言不足以據發君之所蘊而本嘗以曾子從子受經則其義有不得隱焉者矣深體而密察之是在四子而已子何言哉

開元宮圖後序

右開元宮圖一卷宮本宋理宗女周漢國長公主第在杭州清湖橋西第成於景定辛酉公主實以是年

下嫁駙馬都尉楊鎮其後公主薨鎮從北上逮至元辛卯而藉於楊氏三十年矣道士買得之為宮用其法塗壁繪治又三十年當至治辛酉燬于火天運纔一周而廢興盛衰不可復詰者如是。圖所載凡皆楊氏之舊而宮之制不與存焉志其變所以無忘其始也初理宗無子度宗自福邸入正儲前而謝皇后女獨有公主兩宮最所隆愛有司希旨為治第帷帳供御下乘輿一等居半歲猶以遠掖庭更卜和寧門東穿坎垣為直通內官宮婢朝夕通饋問而是賜第在清湖者惟居楊氏母方己未庚中間實似通振旅還朝以功伐自詭上下蒙蒙諱言邊事視襄樊秦蜀之賞賚不能貸土木文繡之輸將拳驕保淫卒至兵

燹存起而鼎之存亡遂弗可復計况夫第宅甲乙去
故即新僅若擗捕之一擲者乎雖以竹宮桂館之名
易珍臺瓊室之舊而祝融回祿猶眷焉顧之豈將與
昆明反劫同盡而後已耶抑蕃休迭王之在天者人
力果不足以勝之耶不然鳳簫既遠絳節時臨嶽靈
川后職其禁訶後除獨何為者耶是數之不能不然
而物固其中予亦不得而知之也作圖時宮則未燬
其堂榮牖戶森竦邃密矩引繩聯纖踔鉅感精歷算
者不能為之羸縮而臺亭沼瀾廢過半道士頽損
益之然大略可想見已胥叟真人今主是宮方更為
宏敞以脩祠秩初未竟會朝京師以圖示予嘗竊
識其舊乃為序篇而凡有得於黍離麥秀之遺聲者

繫次其後焉泰定二年五月廿三日東陽柳貫序

齊太史春秋諸國統紀序

說春秋者知聖人經世之法寓於一筆一削之間而
不知假魯史以著侯國之行事其盛衰離合之端其
成敗是非之迹有不可掩天子魯人而魯實周之宗
國幽厲傷之舍魯奚適拳：是心夫豈得已然而王
必曰天王正必曰王正所為託始於茲以深示撥亂
反正之道蓋常若文武成康之臨乎前而典禮命討
有其宗非止於詳內略外而已也經之所書有常有
變常者固不可變而變者則所以為常晉王人次封
當此常也主會主兵謀從謀逆則幾於變矣先後之
倫或殊號名之實不異以宋齊晉衛而偶秦楚吳越

則伯翳鬻熊之宗太伯仲雍之胤夏后氏之胤桀之
狄通何少恩哉道在中國分義猶存故能過亂略於
其始及其既散則大權下偏外憂日侵誓盟征伐彼
得專制進而序列抑以志變聖人一心皦如天日造
化權輿見於特書屢書將使萬世之遠臨之而懼謂
其班王室於侯邦薦衣冠於左衽不知言者也苟自
受讀竊疑列國之事豈皆史官承告所載要之據實
立文各有其本而貴賤榮辱更考不誣春秋在天地
間視周猶魯視魯猶列國以為魯而作則始隱終
哀而原於典禮命討者果為天下乎抑私一魯乎艱
難離索不幸學未成而廢矣比來京師常翰求之大
方以祛夫惑見而沙鹿齊先生之言則曰春秋以同

會異以一統萬蓋始魯終吳合二十國之史記而為
之者也間嘗叙類成書曰諸國統紀降周於魯尊為
內屈也先齊於晉以霸易親也繫荆及吳懲僭以正
也其道名分之意所以經緯乎書法義例之中者則
亦先儒引而未發之奧云耳予何言焉曾既得而誦
繹之復次其單陋質之先生以自厲謂予嘗知春秋
幾何不為孔門游夏之罪人哉秦定二年八月廿一
日東陽柳晉序

嘉溪圖序

太原既稱山水之固而嘉溪以地處名宜絕勝矣其
地勝故其產不凡珍卉異植雜羽毛之物不能以獨
當之而勁正瓌特之材往往出乎其間詩曰瞻彼旱

麓搯措濟：又曰楚彼玉璫黃流在中明沃土無瘠
品美器無褻味然則論其人而不本之其地可乎予
友段居某其居嘉溪官遊于南每巫道溪居之勝所
至即以嘉溪自名其堂亦不忘其先也蓋居方從事
於江西康訪使者之府用清裁敏識致聞于時其駸
：華要以需為

天朝羽儀固若探囊而取物將未能終有是淫審矣
然溪之閱於昔鉤於今者由居發之則溪非有麗於
居而居亦非有傲於溪也溪之水可以濯君之纓溪
之石可以厲君之齒其鮮可以膾其毛可以薦不辱
以愚不亢以庶媿其德顯其名雖全體乎勁正瓌特
而謂之嘉於居何勝哉夫尊其所出仁也知其所擇

智也子於名壺而知居仁智之兼盡故以意圖之且
序以膏之而因以賀茲溪之有章也引聲而歌詩人
之美將毋以予言為夸焉

憲幕論公送許仲謙北上詩序

滑臺許君仲謙為庶訪掾湖南北江西王府者第既
成遂將陟明天官之版於時江幕多才彥咸習勇賦
詩期君顯大以詭吾府得人之勝不鄙無陋授簡詩
序子曰李唐盛世最重同館之好遇有行役必擇名
園廣榭張飲取樂徘徊瞻眺日晝繼夜雖詩籌酒令
次舉迭發於睽離闊別之中而真情文所至將已不
已常足以動風人之逸思章太平之休觀延及于宋
聲徽未殄為什所在如攬畫圖故天因人論世者往

有取於斯以為治教之成此其驗也今吾府建治
于洪而凡江右十一州所部之政令皆得考察其臧
否而以時剴舉之方庸使之賢飭正官常修樹風紀
而擇厥秉翰之英又極東南妙選鍾呂調均冰玉照
映草薏鋤暴威憚化行鴻聲淑譽洽于中外仲謙乃
以是時首名薦書而並遊羣俊復能追求典禮示之
彌文以風厲當世自余觀之所為期之踴大以詫其
得人之勝者夫豈私一仲謙子哉然則微仲謙之潔
廉不能以承賢使者之殊知微並遊群俊之宣樂不
能以疏仰謙之革問而余茲序述特以當異時和鉛
吮墨之深賞駕駮駟於虛空邈焦鵬於寥廓于仲
謙有後焉耳

義烏王宰二子字序

爵於人之朝者其等五曰公卿也曰大夫士也公尊
於卿、尊於大夫大夫尊於士矣莫尊匪公莫卑匪
士尊臨乎卑勢相維也。統乎尊分相承也。至於勢
分不能以相形而才德之論立君子蓋有權焉權非
其實之謂也。迺若古之息變稷契伊傅周召則所謂
有疑丞輔弼之德與才而又當夫疑丞輔弼之位與
名者也。天下信之後世稱之以有其實焉。且昌黎韓
子唐之名史氏也。論其兄會與其友盧東美張正則
崔造吾談經濟而以王佐自許。當時謂之四夔。是四
人者雖處而未仕天下固已許其與夔。皇者伴綠韜
子之論而高四夔之行。君子蓋有權焉。權非其實之

謂也然則處而未仕既許之以王佐之才又因其才而遂予之以其名亦何所不可哉晉寧王君出幸烏傷之明年子過縣境以客禮見君：見其二子而問字焉子聞與二子接愛其氣爽色莊學端識敏年不可及志不可及晉梁綺紉之習不設于心不游于慮雖出入履間志泊如也問其名伯曰輔字公輔仲曰弼字公弼其所取義則一辭不費而意已獨立有足嘉矣然予則以為輔取特魚之意而弼者承弓以致其用者也皆有資於人而人亦資之以為用故以是二言偶諸疑丞之間以為王佐之別稱人之與物有異用哉夫以二子之醇質美行進而之用無不可者冠而筮賓獨以二言製為之字又首以公輔公弼之

一辭所以期之遠且大者亦曰論其材實可以為公之輔為公之弼云耳蓋有是輔弼之才矣則由士而進于大夫若卿歷階而濟簡序而至雖同升諸公皆已分內事耳孰謂權非其實哉不然知言如韓子又何為直子四反以四愛之名而史遂考之以為實耶因書以勗二子而且以諭之君焉至元四年冬十又一月甲子蜀山居士柳首序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七

序

蔡氏五慶圖詩序

自養老引年之禮不見於庠序而家自為政人自為俗雖以君子庶人之老貴富有於其身者曾不得隨年為品以享夫貳時常珍之奉則徒行徒食猶為限於力制不獲已然也至於與之疑年而辱之泥塗抑豈先王示意惠訓孝弟意哉夫以五十也杖而不從力政八十與之杖而復其子九十就閭焉而復其家所為引戶校年隆禮備養而優游於侯道之中者或不能得之於上而子孫燕私之際乃能時其涼燠蚤莫之節適其肥甘輕煖之宜樂其志以不遺其心則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七

序

蔡氏五慶圖詩序

自養老引年之禮不見於庠序而家自為政人自為俗雖以君子庶人之老貴富有於其身者曾不得隨年為品以享夫貳時常珍之奉則徒行徒食猶為限於力制不獲已然也至於與之疑年而辱之泥塗抑豈先王示意惠訓孝弟意哉夫以五十也杖而不從力政八十與之杖而復其子九十就閭焉而復其家所為引戶校年隆禮備養而優游於侯道之中者或不能得之於上而子孫燕私之際乃能時其涼燠蚤莫之節適其肥甘輕煖之宜樂其志以不遺其心則

亦一家之曾閔一鄉之四代而已學者謂其有仁義
之施焉錄而著之固亦網維世變之一機也浙東庶
訪使者治吾婺自予歸里巫閭其掾蔡君美之賢
間雖一二見終未悉其所以賢也今年夏忽以書致
吳郡朱澤民所為作五慶圖要予序蓋君美世家餘
竹而僑居雲間大母徐九十猶在養父檜巖翁亦且
踰乎楚萊兒戲娛親之歲矣於是君美復有三子三
孫蘭菲芝暉服和襲順每時節上壽五世一堂陳饋
羞者休有令儀天之顧綏蔡氏厚矣而君美又能不
薄其厚既託之繪事以寫夫不可名言之盛復求能
言之士聲之詠歌流之管絃以章茲一門休顯之符
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又曰樂只君子遐不作黃耇

然則天之厚君美者寧獨其身而諸君子之所以為
居美厚者又寧獨於其一人一家哉顧今養老引年
之禮失於庠序者如彼而得於燕私者如此則孝弟
仁義之端斷自君美發之末鐸采焉彤筆書焉若畫
與詩興夫不腆之言則亦未為無徵乎爾

江浙行者左右司題名序

行省得畫地統民其職制跡內中書而合左右曹為
一司官號宰屬署郎中員外郎員四都事員三率用
省臺名臣凡外廷之謀議庶府之稟承兵民之號令
財賦之簡稽左右司實贊其決而宰相質其成焉重
其任故隆其選也省以江浙名而治於杭者有地方
數千里統名城三十三在江以南屹為巨鎮而土貢

方輸之歲上京師者尤為天下最矣夫自建官以來
由是而調元撥路執法南端者代不乏人蓋其學相
事業彰於既試朝廷信之天下賢之後世稱之其
所自致如是官豈能以重天人能重之耳至順三
年蒼龍壬申之歲魚臺賈君東垣袁君臨沂王君實
居是官而撥衡丞弼適皆一時廊廟之良筮鑄協和
金玉春應職修事舉方面晏安因得考求故實編綴
闕典既列今任人名氏鏡諸樂石而前是之嘗官於
是者亦併表而繫之且虛其左方以俟來者之繼書
焉嗟乎江浙之有行有行者之有左右司固有國之
常經而斯民所恃以為安者也今為官紀人而其人
之所以不朽而當存與夫隨世湮滅而無聞者則有

在矣傳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詩曰股鑿不遠在夏
后之世然則宦轍之更代往過來續新無窮前修
之軌躅即方來之監視指日具嚴箴訓斯存有官君
子尚敬之哉

朱節婦吳氏序

婦人有一熊之禮有三從之義守以弗失惟其正焉
然而萬有一不幸嗣肩未立奄喪所天迥能免夫入
室之嗟况遂承宗之託君子之論亦烏得不表而著
之以興信厚之風以振哀求之俗夫豈為一匹婦私
哉武唐故亭魚臺下邑其地在高平方輿之北通聖
人之居而漸涵聖人之澤其來尚矣民有吳氏女生
十七年嫁為同縣朱某婦入門而舅姑善其祇順嫻

黨化其穆雍饋奠無違禮內外無違言閏六年某以
疾終一女生再壽父母舅姑憐之為謀改適吳泣涕
垂胸引刀割臂肉雜燻香鼎中以死自誓曰夫既以
身事人而有二心即已何以見吾夫父母舅姑亮其
確誠不能奪及終喪益嚴孝養而自力於機杼教其
女使服女事擇所從必於良族始吳將歸朱時妾張
舉子數月已而張亡吳躬為保撫恩意醴郁人不知
其非已出也壯授室有女三歲年二十五亦竟卒吳
既請於族衆為立後而尤愛鞠其女方嘗亡姑老寒
則以身溫其衾席食飲必具肯甘姑嘗瘡瘍發手指
節間痛甚吳旦暮為吮瘡傅藥瘡尋愈人以為孝感
蓋得壽八十三以沒朱氏素艱儉而吳惇然一婦人

幸哉有廢子又全大徵吳婦則父母無所藏而祚胤
無所承嗟乎禮義人之大開學為大夫士猶鮮克真
知而乞蹈之則若吳婦之堅節特操深智遠慮雖天
性膏然而其上風近厚固不為無助尚可堙沒而無
傳哉江湘行尚左右司郎中胄居惟身朱氏壻也聞
為子道其外姑卓行如是故竊為之序以俟夫觀民
風者采焉

宰淵微挽詩序

淵微鍊師與京兆杜原父為方外友前是二十年予
因原父識鍊師見其矍形華髮葛巾藜杖相羊湖山
雲月間無求於人而意每自得以為依隱玩世若吳
宗元丹丘之倫其制行未必過是也原父比辭微

栖遊武夷山中間以書來招鍊師鍊師攝衣偏屣欣然赴之至未旬浹一晉化去鍊師之以死託原父與原父之能承其託亮哉是心矣夫今原父卜山中左渠源之竈奉鍊師冠劍以藏而虎林遊居之英苟知鍊師者咸相率寄詩以相縛者之謳蓋得如干什焉鍊師揚產而遊方之外其居虎林最久交天下士最廣肆今御焱風以上征顧名山而一息其神飄如鸞鳳之薄乎重玄豈復有悲鳴踴躍之意而諸君子者因其不能自己之情形諸聲嗟氣嘆之間壹是屈平遠遊郭璞遊仙之遺韻不為蒿里蘼露怨復惻怛之新聲凡在編者皆可傳也哀死有詩則有序自三良黃鳥始然則序而傳之亦可也瞻懷慕卜厥有

序義予之厚鍊師豈在諸君子後哉予則東陽柳某道傳也

金石例序

六經唯春秋有例謂其以一字制褒貶可舉此而通彼也史氏用其法載言紀事故亦有凡有例然春秋寓聖王經世之大權太史公倣之以為史記徒例云乎哉自先秦兩漢而下論撰功業為銘為誄著之金石其齊衮侔乎春秋其銖量槩乎史氏使無例以為之統紀則漫且靡矣金石例之作其殆得諸此乎昔予入教國子潘文簡公以集賢侍讀學士領大司成每休暇造公見其簡冊紛披筆墨交錯稍即問公此何為耶公曰吾修金石例彙聚既繁資取亦富固若

是耳子甚疑焉以為言之精者為文推原事始究極物變抑揚開闔傍通互用求之於例：盡則止孰若求之無例之例為有得乎方將從公寤疑而公歿於是餘十年笑公之嗣子同知嘉定州事某迺出斯文言將刻梓以承公志請予序予蓋始得而觀之斯例也先括例次類例取於韓氏者十常八九謂韓之鉅文起八代之衰蕭而反之於正有春秋屬辭比事之教焉而例在其中矣懿哉公之用心也肆今而後治全伐石誅德銘功示一王之製作垂景鑠於無窮則斯例之傳其亦有功於韓者哉由是而克之雖至於春秋史記可也元統二年歲次甲戌春正月七日東陽柳某序

俞器之詩集序

鄉友俞君器之既冠流離燕薊間閱其生之不淑而悼其志之莫伸間則作而言曰困而不學民斯下矣予世之困者由困致學有學而已因自夙夜鞭辟於學久之登名天官有仕資矣凡其窮居獨處單行遠適所感有處舒所造有離合壹發於詩而和平淡泊之音見於言間予是以知器之有致學之具而詩其寓耳延祐初予客京師器之亦自餘暨代還益流落不偶而氣足以昌其詩者固未嘗饜每一過從則呼酒引滿取自作詩歌吟賞勇為樂洎予入教國子而器之懷廬江令尹章南出矣又數年予遷奉常則聞器之既受代即死廬江器之無子其婦羅氏數千里

奉匱還買地下葬且為之立後凡所以紀經家事者
尤盡心焉今又將刻其所著詩而請予序其篇端羅
氏之不忍遂死其夫如是哉羅氏故翰林直學士羅
公漢臣女始羅公得器之於修辱中而妻以是女於
時器之母于未相聞也于後器之得官歸母尚無恙
羅氏之致養於其姑者甚謹蓋器之：遭兵禍以有
母故器之：以身殉孝記全其母與羅氏之欲表其
天以資不朽是皆天與民彝之所以不泯而常存者
也况其詩之有關於世教若讀通鑒諸作真得史外
傳心之要雖欲不傳得乎器之凡行有翰林應奉黃
君潛所次俞孝子傳在此可略也

送段吉甫州判序

科目取人之一路而其消息盈虛則視時向背唐宋
盛際固嘗屢得其機矣糊名考校之法雖詳且密而
已與夢卜求賢之意同一轉移傳曰當其可之謂時
：之所向人才傑之非其機歟予學不遺時而老既
偏之獨於人才之進退有慨於心故自延祐設科以
來觀一士之升名則喜見顏闈以為人才國之元氣
封培護養至於有成夫豈一日之積譬諸稼穡滅裂
而種之鹵莽而收之望其困倉之贏烏可得哉始予
未識吉甫而讀其所為詩氣浩而志克聲長而光潔
知其中之所存有不屑：者焉于後吉甫舉於其鄉
上南宮得高第予客京師吉甫不鄙定交予意吉甫
出賦燈棋月析之詩入吟絲綸鐘鼓之句為日久矣

今年春予以流落不偶薄遊中吳則聞吉甫繇常熟
州判官受代將北上錄其近作數千篇寄予益恬夷
容夷悅可心目予是以知吉甫之優於政而達於詩
雖不近名、固隨之昔白樂天劉夢得皆以進士久
次典州予吳採摘物景描摹山水謳吟略徧非惟二
公去不忘吳而吳人之思公者亦曰山川寂寥聞予
無聞以二公之去此久也常熟名州於吳為屬郡吉
甫少嘗侍宦遊焉畫戟清香之適豈能貸夫角子嘉
樹之思吉甫去是而羽儀天朝凌青邇紫直不旬月
聞耳觀時所向發舒夙學便決科取士之效題白於
天下予雖退老山林尚能歌括撰之雅以興君子之
風於其行也先之以言

提舉司廳壁題名序

予至官之明年稍葺署居完故益新既又稽藏牘得
前任人名氏年其蒞官遷秩之歲月興起蕭公許公
正貳員總廿五人將刊列于石而虛其左方以俟來
者之繼書焉即冠以序：曰提舉學事古無是官宋
中世建學立師始用是入銜尋復者減而以轉運使
副蒞其程試進黜之要有勸誘無徵今統屬既尊時
議稱為學臺

國朝措古右文制定官名提舉儒學乃得專署初猶
分領諸道後唯行中書治所合置一司雖視秩第五
而臨據乎校庠序之上曹務甚簡師道攸繫非館閣
掌故之臣聲實兼茂者固莫宜居之余以晚出後至

企瞻前修未嘗不報然而慙悚然而懼蓋鄭公許公於余為執友直公劉公比接班行而吳公方今儒林之望也執執輒之似昧衡轅之非徒欲希風躡影以竊睨其光塵殆不啻劫下里之顰蹙墊角之中迹之愈近而求之愈遠矣嗚呼余所偶得者名也其不可必得者實也孰開其先孰引其後因余之孱而併泯群彥之實之美豈理也哉夫承徽乎照乘之珍而延昭乎炳燭之鄰此余之所恃以全而且以祈之方來者耳序而仰之則何讓焉泰定四年冬十又二月廿五日東陽柳貫序

翰勒氏三子命字序

西洛翰勒叔敬故嘗與子遊他日見其三子而問字

焉子曰父之愛子無所不至善其名所以善其身孟子謂青善則離是主恩與義而言之也夫以離為不祥而以善為不足肯不幾乎傷恩而賊義豈誠愛其子者哉今子愛之而欲其之善得為父之道矣子請釋其所以名之意而字其家子洵曰宗直其中子溶曰宗理其季子淳曰宗厚而為之辭曰直言德理言用厚言本也蓋字書謂洵水名詩人假為忱恂之恂故釋詩者即訓洵為信其曰洵直曰洵美者必其中之直而後外之美形焉此直內之敬而无妄之誠所由立也至若從水從容而為溶從水從享而為淳按韻書溶水盛貌也淳質也曰盛曰質其之於義各有攸主矣且天下之至動者莫如水盛而不溢安而弗

挽則動靜相形淵澗淪漣而文理生焉夫理以用言
似矣而以厚言本何哉蓋亦反其始耳故達必竭
盈不瀾：如齊在益沉浸醲郁芬芳鬱勃無弗厚也
雖然學為人子學為人弟求諸吾身而已惟心無私
曲則自知之明自信之篤而善為誠善德為實德矣
然則直非學者之始事乎迺至葆慎於盛大流行之
餘而悔藏於文理昭晰之後期貞甯其弗虧俾單厚
而益固則理之與厚又豈非學者知終之事乎嗚呼
養之不直文何所施藻績之華由質迺見兄：弟：
一本相成三子之年予不可及矣因子言而有發焉
是則叔敬不鄙問字之意云耳予欲隱安得而隱哉
送王雲卿教授赴官嚴陵序

雲卿淳熙鄉相魯公諸孫也年方盛壯學有端本今
將教授嚴陵行日薄里友皆為詩若文致祝規之意
而以首簡授予序：曰士一命而以詩書禮樂施教
於邦國其職蓋與侯伯侔重矣侯伯以政校官以教
教不足而後有政以俞張之則教道之任豈不尤重
乎哉嚴陵與吾婺壤相接也東萊成公初筮為其校
官日張宣公實館劄符聲應氣求化學惠洽一時交
相引重望如鄒魯其所以為教為政有出於詩書禮
樂之外者乎今其迹班：而在著之家集可按知也
雲卿以其所聞推之為教吾見其衍裕充溢真能易
古人之所難而軼於今人真易：耳雲卿居城西姜
塘之上成公昔取大易麗澤講習之意以名所居之

齋其地去不百武雲卿之先府君成齋先生尤能有
會於心以其世學近續前聞風徽未泯也雲卿行哉
攬蒼泱之清氣寫瀟灑之遺情教道之昌是亦前人
而已予所謂與侯伯侔重者蓋在此而不在彼也雲
卿行哉

送白彥昭序

柳子謝歸浦陽之明年邑之屬鄉興賢巡檢白君彥
昭三年宦成矣將以月日代里友吳立夫為稟詩贈
餞而虛其首簡授柳子序余蓋未嘗接君而烏乎言
立夫曰吾客授馬運山中適彥昭之署居見彥昭恂
畏謹方業於讀書講閭理道如無所事者及退
迹其實則回溪疊嶺百餘里間雖荒年饑歲民甚困

悴一拆之驚一庵之警冥無聞焉農氓樵隸園居之
惠者知君治任有日愕眙吁駭謀為留行計不可則
相顧失色不啻寒之襪裹濟之已楫以彥昭之宜民
如是固吾詩之不足而所為請序之意焉耳柳子曰
朝廷樹官聯張治具不愛土地之人捐而予之以養
其良心善性其制纖悉備矣故雖鄉亭游徼逐捕之
吏未登命秩亦使之受祿於水衡賦租於嗇夫其
任之保民之意既誠既切肯少卑其官哉然則有地
與民而淳固易直之風不能勝夫效攘矯虔之冒蛟
鱗橫而鼯鼠躡岡畢獲穿彌山亘澤曾不足以草其
怙侈滅義之心而况挾智自多者以為是烏足騁若
私而罷劣弗堪任又不過苟贏歲月俟終更掉鞅去

嗚呼職業之不修功序之不立果誰咎哉興賢為鄉
在浙水東一席地易治耳而賦曹掾歲滿第得九品
官彥昭藉世祿之資初筮得之未足多也然余特嘉
其不懈於讀書講聞理道而能坐致宜民之効有合
於夫子告康子之言因書為序以終承立夫之請以
充大彥昭之志而余也獲附於知言之義抑其幸歟

送趙永嘉序

昔子未更事時請皇甫湜廬陵縣廳壁記而疑其言
之過訐也以為縣地方百里令秩三百石凡而政治
教令承之於上者吾得推而下之於民亦何至如東
渥如跌盪而惟擿舐誰讓之避哉中歲出從宦牒深
涉世故則自畿亦緊望縣而下見其處世蹙躅過甚

而惟湜之時何以遽若是耶談者每謂古今異宜而
獨為縣之難在昔已甚又何惑乎今。敬叔之改令
永嘉予知其無擿舐誰讓之避者也然永嘉在浙水
東為大縣矣而察言其大則非謂版籍之蕃庶有土
著而無冗食也非謂土田之廣斥生物滋而用物饒
也又非謂邑屋之富麗珍貨萃而市賈充也蓋曰大
邦維蕃元侯作鎮諸使之輶傳所臨賓客之道塗所
出飾次舍而具委積簡卒乘而供勞遺惟縣之求惟
令之責故寧保鄣之不先而無寧趨辦之或後然則
長民之職果若是而已乎縣之所以為大亦止是而
已乎以敬叔之才敏用裕一出手致是無難也抑湜
所為歎息言之者何足以挫敬叔之朝氣哉乃若牒

訴紛拏而有理以照燭之賦役趣教而有道以均調
之猶胥弄獄而有法以糾繩之豪民無習而有制以
禁格之以理道為權衡以法制為銜勒亦固反諸吾
身而信質諸吾心而無欺焉耳歌叔強學好問幽居
數年涵養益熟體驗益精發其素蘊而治茲海隅方
百里之地若挾利劍而割犀兕駕輕車而騁康莊也
如予之遲鈍怯懦尚敢鼓譟一言以助發其鋒銳哉
至順元年冬十又一月丙午烏蜀山耕樵人柳貫序

浦江縣官題名序

浦江自唐天寶間始縣而縣在浦陽江源之溪上故
因以名焉入
國朝稽合戶版宜為中縣署達魯花赤縣尹皆正七

品上簿品亦從入其職固有正載而出改令議刑法
則同歸於理而已粵初定職制迄今踰六十年官轍
之有去來縣政之有廢舉其簡在人心與載之輿論
者其善其否不可掩也然姑以滿三載為代而通計
之亦一官閱二十人而羸其間以最郎遷以故過往
又所未論予惟縣人壯而游仕於其累任知未悉也
而得諸耆老之議則為之長者若忽都魯沙公之抹
荒弭盜策略明允八兒思不花公之儒雅溫鎮卓有
猷為其令者若趙公泰之久於其官而民益信荷
公友直之愿恪有守終始不變雖遠或數十年近或
七八年而改蹟章：可考不誣則夫天理之著于民
心事久論定真如衡之在懸鑑之在矚尚孰得而轉

移之哉他官署皆有題名而茲縣獨闕至正改元之
春達魯花赤波羅居自陝西行中書掾選署始來方
以勤敏修舉職業為事乃命吏稽檮得前任人名氏
合若干人將鏡之樂石顯示方來請予文以冠其端
予曰題名為繫年若代而作無褒貶也然政有廢舉
行有善否由後而視尚凜然勸懲之義與史法以俱
傳後之君子因其有紀而益思所以盡其職分之所
當為則民之信之天實臨之為善之効庸有既乎是
惟波羅居奉彰往勸來之意而予不腆之言亦不
為徒發而已也夏四月壬午序

海隄錄後序

昔陽夏謝景初吳興施宿嘗先後令餘姚皆嘗建海

隄之役矣謝之築自雲柯至上林為隄二萬八千尺
施之築自上林以及蘭風為隄四萬二千餘尺而王
文公記謝事略而不詳接宣獻記施事謂隄之為害
近世尤甚大率歲調夫六千役二千日計工十一萬
費緡錢萬有五千勞費如是民力有不能堪乃列於
府於監司而縣出緡錢四千三百有奇邑士大夫鄉
人助亦三百萬提舉常平至助穀三百斛然築隄四
萬二千餘尺之中石隄四處僅五千七百尺而已則
餘隄皆不過用土其靡費錢穀之多已如此而秋潮
之端悍不常田功之脩禦尤切於是議建莊置田裒
其歲入以供修築之費庶幾民有息肩之望其為慮
遠矣嗟乎今去施公又將二百年田既籍之於官而

潮汐之侵蓋日益為害救災捍患固當隨時制宜然古昔已効之策在後人亦不可棄而不省此海隄錄所以著文公之記而繫以施公前後區畫二疏欲使人之知夫海隄之役不可以不加之意而權其輕重以為損益顧在乎人之弛張闔闢何如耳至元四年戊寅之夏州判官葉君恒方再興隄役而施君之石隄淪沒已久方定議壘石代土以為經遠之謀度其長至二萬四千尺有奇工有緒矣明年己卯君始購得舊錄於里民王氏喟然歎曰此吾事之鑑也泯無聞得乎將重刻之梓傳示無窮子嘉君究心隄事纖悉不遺如此而其不沒人之善又如此因其有作故表而出之宣獻記文舊錄不載而郡乘有之亦併

繫焉

說

杜思成更字說

予友杜君年過四十而猶自媿于學政焉如恐後於人者以予倦而歸休且有一日之長時竭蹶過從證其所得而質其所疑蓋於茲二年而弗有懈焉間忽拱而言曰昔吾父以斌名我而朋友以國賓字我予茲覺其義之弗協也而欲更之子其有以勗哉子曰字書彬文質備貌亦作斌份而監韻第云亦作份則從文從武而為斌韻固已非之而不收矣傳曰文質彬然後君子謂文質適中而後得為君子則彬者固成德之符而人之所以為君子常以是

而驗之歟蓋學可勉而至德必養而成養之熟不熟
固擊學之至未至孟子所謂知言者至之、事而養
氣者得之、功然則配義與道之氣以直養而無害
則知為致知言為知言德為成德而踐於君子之域
也果矣古之君子愛其人則憂其無成憂之也深則
望其成也切望之忠也憂之亦忠也予之告君亦忠
吾之忠而已故敢正其名曰彬而奉其字曰思成且
序其說以復於君焉如此烏蜀山耕樵人柳貫述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七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八

題跋

跋鄭宣撫手簡

此資政宣撫鄭公七帖予四十年前常見之舅家陵
雲山房今雖重複裝潢而工不善事固以僅存為可
喜而尤以易壞為可憂矣初紹興八年胡忠簡公以
樞密院編修官疏論秦檜王倫孫近可斬檜大怒命
臨安府遣卒執送昭州將真之死所公為臺諫與同
列勾龍如淵李誼共救解之而秘書省正字范如圭
勅令所刪定官方疇亦為言之吏部侍郎晏敦復遂
得監昭州鹽倉至十年公以禮部侍郎為檜陳善後
之策七事豈非鑑救胡之失而欲彌縫其意者乎又

而驗之歟蓋學可勉而至德必養而成養之熟不熟
固擊學之至未至孟子所謂知言者至之、事而養
氣者得之、功然則配義與道之氣以直養而無害
則知為致知言為知言德為成德而踐於君子之域
也果矣古之君子愛其人則憂其無成憂之也深則
望其成也切望之忠也憂之亦忠也予之告君亦忠
吾之忠而已故敢正其名曰彬而奉其字曰思成且
序其說以復於君焉如此烏蜀山耕樵人柳貫述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七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八

題跋

跋鄭宣撫手簡

此資政宣撫鄭公七帖予四十年前常見之舅家陵
雲山房今雖重複裝潢而工不善事固以僅存為可
喜而尤以易壞為可憂矣初紹興八年胡忠簡公以
樞密院編修官疏論秦檜王倫孫近可斬檜大怒命
臨安府遣卒執送昭州將真之死所公為臺諫與同
列勾龍如淵李誼共救解之而秘書省正字范如圭
勅令所刪定官方疇亦為言之吏部侍郎晏敦復遂
得監昭州鹽倉至十年公以禮部侍郎為檜陳善後
之策七事豈非鑑救胡之失而欲彌縫其意者乎又

豈非外示協順而內實盡夫忠規之益者乎第一帖
所云叨冒今來差遣正謂是已曾侍郎開字天遊由
禮部守喪先是開與檜論和議忤旨遂有是命開懼
後禡辭甚力改提舉江州太平觀蓋未嘗至也李
泰發即莊簡公先正以紹興八年入叅大政明年十
二月罷以殿中侍御史何鑄劾其狂悖故也二公皆
檜所深嫉則第二帖固公在臺端時所遣無疑公以
紹興十一年出宣諭川陝明年五月就命為川陝宣
撫副使至則於階成州營田抵秦州界凡三千餘頃
歲收粟十八萬斛十五年奏減成都府路對糴米三
分之一及本司激賞錢二十五萬緡十七年奏減兩
州米腳錢三十二萬緡激賞絹二萬匹免祔增酒錢

三萬四千緡六月又奏減科敷虛額錢歲二百八十
五萬緡則第四帖所謂辛酉一出遂蒙寄委及緣此
已與蜀人減科需二百萬緡特言所減科敷虛額夫
豈過哉公自紹興十一年入蜀至十七年六月罷證
以第五帖跨涉六載之說則未罷先一年也義榮待
制兄謂然成先生清公紹興八年清公以中書舍人
攝起居即庭叱向子誣與俱罷歸閑里中遂不復起
季誠必清氏兄弟後一帖當與清公所云似聞道貌
清懼正以通候於公福慶清公墳寺名也與公居相
適清公省墓每必過公以是知之蓋公當秦檜主和
柄國之日雖未嘗過為崖異以取憎疾亦未嘗翁訛
為同以自陷於其黨中然則檜之所以抑公至死而

不悔者正所以伸公於天下後世者也翰墨之存誼
烈昭然詩曰高山仰止景行止又曰君子所履小
人所視予蓋三復是詩而有感焉

跋晏右司撰冲素處士鄭綺墓銘

右鄭處士墓銘一通蓋宋晏穆所作穆字宣明本蜀
人後寓居衡湘中有文行與左丞相周公必大為文
章文所著有知非集行于世隆山李公伯強為作墓
表謂穆卒於淳祐九年閏二月丁巳以處士卒後歲
月較之銘正作於是年豈其臨絕之辭耶嘉熙四年
五月六日趙興慙以朝請大夫來知婺州當年八月
磨勘即轉朝議大夫今尚云朝請則行狀乃六七月
間所作無疑適山楊公時每稱薛會通持已甚可畏

雖泰山之勢不可屈臨財甚介人有餽幣百番者不
見會通委而去直追至百里外還之會通大觀字也
先人泗州府君從蘭溪得春秋群疑辨二卷題云浦
陽長樂朱恠撰後有石陵倪朴跋語謂恠之為人無
以考其詳倪距朱未百年已如此今則不可復知矣
觀其所述大槩本尊王發微銘序謂其師大觀祖泰
山孫氏要亦有所據依矣處士七世孫欽近至宗人
景仁處完理家牒并得此文以歸蓋鵠石時所搨本
也鼠竄之餘幾欲埋廢欽遂裝潢成卷請予題甚急
予方從容飲即就案疏與之第恨老嫻不能多記考
覈未精害耳是吾之所不足尚望繼子而執筆者焉
題揚仰弘序祖浩然求母事

蘇文忠公同時有朱壽昌嘗為郎已乃棄其官行求
母四方後竟得之同州文忠嘗為賦詩且識其刺血
寫經禮佛懺悔數事至今壽昌頽之以傳然談者或
誣諸福報而不知母子天性固求無不獲也吾友仲
弘甫序祖生謂大似壽昌亦知言矣予子則以為生
母子相失兵間垂三十年當是時寇孽作連旁近縣
鏡鼓所經族驅羣掠是豈一姓其能免死刀鑽脫身
囚隸復為民妻已甚幸三顧甌閩崖嶠半萬里黃口
推兒亦何覲其有立而卒致我以歸也哉然則生母
子所遇之時與生所以求之之意視壽昌益艱險矣
雖微寫經懺悔而積誠之至天弗違之况同性乎福
報之來庸詎止是而已

記舊本春秋纂例後

右陸文通先生春秋纂例十卷平陽府所刊本未有
識云泰和三年五月十三日秉文置其裝標猶用宋
紹聖間故門狀紙蓋金仕宦家物也延祐三年曾客
京師而得之校其中闕三十一紙從朋友假善本
手書完裝綴成帙先生之學其於春秋粹矣春秋言
本三家公穀主釋經左主載事由漢立學官師資殊
指故時：彈刺以相高言之唯而道之裂也唐啖趙
氏作始析同辨異有義有例明三家之安歸示一玉
之矩則其道粲然矣先生嘗承趙學者其所聞為書
曰纂例微旨辨疑此其一也嘗將讀而繹之益求二
書以卒業焉夫既開余以例安知二書不踵為余有

卯蓋私竊喜之按金章宗之十一年改元泰和其三年則癸亥歲也於時北學稱趙聞公秉文即公名知為趙氏所藏無疑後癸亥七年章宗復土中原瘴於兵又二十五年而金亡矣是書免於灰燼瀾滅以萬毀一存於壁藏訖覆之餘傳聞幾姓幾室而至於余逆而計之亦一百一十六年物也况今無板本豈不尤可珍也哉得書後二年八月十五日解梁柳貫記

跋松雪翁重畫陵陽年公所作脫鞵返擢二圖

宋自端平初士氣漸已萎爾董廬一二閭寺實為之兆或者懲其既弊而深抱之不知覆車之道猶一跡

也原始要終之論君子蓋弗少貸焉故端明殿學士陵陽年公時在西掖棘有言未幾以姑熟大守章去國承望風肯以媒孽公短者方如蜂蝎公審知之作高力士為太白脫鞵黃太史罷郿返擢二圖且自為贊當是時公之氣固已高揖李黃而與之肩視一二熏腐直蛇蝎耳就使沉香亭樂府承天院塔記足以為吾詬病雖朝夜即夕變通曾何傷哉至德紹聖而後為何如公之先見不可及矣悲夫後端平八十五年會龍庚申冬十月四日東陽柳貫書松雪翁重畫二圖後

題東萊先生手書送張孟遠序

呂成公自其再世始居婺為余里記童時從諸父

丈人行道公履和秉怒與人居冲然也方唐與政陳
同甫以文辭相高氣震厲無旁公在其間截如巨障
莫有能闖之者久而二公未嘗不惟于其順而同于
其义也張孟遠公同年進士繇太末過公之序以酢
其勤謂僕方自毒其底滯得孟遠之超軼絕出則室
通而狹廣其庶幾乎余意孟遠亦明雋人哉即公而
歸必有不與唐陳同病者矣序誠倉華之藥也清苑
揚君祥嘗主處州遂昌簿得公手書此序余客燕見
之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况斯文之未泯而典刑
之具在言之烏可已也東陽柳曾書

跋高安蔡輔之家藏其五世祖仲舒賜第告
宋制賜進士第命中書行詞具書勅卿貢進士姓某

則南省第一人也此高安蔡中允景祐五年賜告曰
石揚休者會稽新昌人主御史中丞卒國史載凡言
行詳焉諸孫塾字子重朱文公嘗稱其學詩書之澤
蓋與蔡氏相為演漾今去之三百年想其一時科目
之盛而人材之懿則此書之存真如寶龜之遺世其
聲休猶足動人可玩而不可藝也

題天野飛雲編

客有携雜詩賦一編示余其識天野飛雲而不著撰
人名氏余讀未終矍然曰是咀澹而厭葢幽光而婁
韻其多得於騷家之性者歟何言之甚似也夫猜陰
之氣為雲凝鬱氛散茫洋太空忽不知其所如雲非
能以自神也凡其所以神者風乘之且彼見其歷九

天為一野渺誰馮而誰翼將以為陟陞皇而睨赫戲也耶抑以為超無為而鄰忝初也耶然則詩殄而騷萌肇於屈宋而成於揚馬豈獨求之聲而合哉客為我遡寥廓而重訊天野之飛雲還有以啟戎則騷家之苗裔庶其在是矣夫

跋吳越國命官墨制

右富韜守中吳軍蘇州長洲縣令制署云天福三年七月日而年月日與銜幅疊用吳越國印按天福晉高祖所紀元以世考之錢文穆王元瓘未卒之三年也韜以攝丞知縣事稍進秩守縣令雖其一時一國之制然武肅王始受梁封為吳越國王唐莊宗入洛乃賜玉冊金印則此所用印是已夫受其封爵專制

兩鎮用其印章自署官屬何名為僭哉世或傳落星石制書有寶正年號謂吳越亦嘗稱帝改元而五代史獨不載之世家子竊息鏐之建國受命于梁亡無所於屬則改元而繫之吳越者有不得已焉唐既錫冊遂一用其正朔至崎嶇航海納貢中朝以保有其民使之完富安樂蓋三世四王儼如一日是宜子孫繩食其忠順之報於無已也秦漢而來每命一官輒刻印使佩之其章綬率有差等隋唐軍興始用版授後易以告身又有墨制大抵趨於便矣吳越以墨制命官史既闕書而蘇於三吳之壤為中前唐後宋第因姑蘇名州豈當時以為巨鎮嘗世軍額統州若縣而地志亦遺之歟歐陽公序集古錄謂可以正

史傳之闕繆者此也此制流傳幾姓而王之裔孫昌
化主簿居適得之誠一家之鎮寶哉

題趙明仲所藏姚子敬書高彥敬尚書絕句
詩後

高公彥敬畫入能品故其詩神超韻勝如王摩詰在
輞川莊李伯時泊皖口舟中思與境會脫口成章自
有一種奇秀之氣人見其出藩入從而不知其游戲
人間直其寓耳姚子敬所書絕句十餘皆昔所逮見
公詩之佳豈止是哉京城有隱者何得之曩與公及
鮮于伯機同學為詩年近八十而終嘗作詩題公畫
竹亦蕭爽可喜因明仲好尚不羣手錄遺之或可併
真篋衍中也

題北還諸詩卷後

貫念歸既切方次前詩卷軸間留為山中故實屬被
命考試進士上京抵冒寒五千里驛行風凌雪厲志
念艱寫回想舊遊蓋不曾鼎魚之思沫而蓼蟲之語
甘也聞諗之翰林修謨揚君廷鎮以為蘇李後上下
數千年詩人賦客未必能以此時深涉此土今吾徒
驅馳使事單操寸管以分剞劂素於經術詞藝之門
非

皇靈廣被文軌混同亦安能自與於斯哉故鞭轡疲
曳之餘寫為詩一二以賦物寫景然抒吾懷之歎
而閱吾生之子：情在其中矣傳曰聲成文謂之音
若聲與文則吾不知之也泰定元年正月十一日貫

自題

跋虞司業撰嶺北行者左右司郎中蘇公墓
碑文

自予遊京竊從廷臣知邊事者一二言和林城其地
沃衍河流左右灌輸宜雜植黍麥故時屯日遺跡及
居人井臼往而在蓋陰山大漠益南數千里控扼
形勢此為雄要大德中邊庭膏一擾矣也幾
天子為輟石丞相順德忠獻王出准其省事至則息
兵勞農修傳置通貨財而先是王所遺留屯稱海帥
臣張昇亦以其田功來上未踰年士氣民情安全如
初王薨而張亦過死屯耕事即廢雖重臣踵接率蹈
故常無復長慮後憂迫閩陝變起倉猝馳潰卒數十

百騎闖門來責軍實則上下顛蹶失措兵民相顧幾
無所繫屬賴

皇靈震烜尋自引去而譌言屢驚猶越月踰時方大
雪塞野饑人狼籍道上趙郡蘇公時以左右司郎中
始至即白發倉實計口予食以哺之又下急符趨北
境轉輸益募商人高估入粟免其儲峙緝調齊窮
智畢力一年而端緒見二年而品式具滿三年而民
庶樂遂人忘其艱即御史行邊者還言治狀
朝廷輒加慰勉方以代往遲公歸用之而公之精力
已疲耗於是甫及京遂卒蓋和林城

國家始以宣慰使治其處于後建者常選勳戚大臣
以鎮重之至即吏亦優秩假寵其勞効灼灼則或階

之以踐樞要然十數年來道路間可指稱者不過自
王以及公豈非以其時之所遭而易為功歟予見當
今藩府望僚持文墨議論以與其長相上下每軋於
盛氣不得展布甚則挫辱詬罵出危語中傷之者皆
是也以公敏裕肅給獨能謀行政施較著若是其所
樹立有足動人矣使公幸當王時策邊防利害一
為王陳之必能精訓練備耕戰三二年中計稱海之
粟足支並塞數歲之食然後揚聲以暢
天威將薄海以北無不嚮風警服豈有黑子著面之
足慮哉得其人而或失其時天下之事皆若是而已
予讀公墓隧之碑而知其述作之意公所歷官其設
施無一不可書者和林之事記載獨詳此則史氏特

書之例也夫事以顯諸文、以實諸事虞君之為是
辭固以公之制行於古無戾其業盛則其言豐其理
直則其法備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後矣然子區
表而出之則以其不盡於用者為公悲而以其狃於
宴安者為世戒因子言而興起於斯文今不敢必其
無人焉耳泰定元年十二月廿八日東陽柳貫識

魯國王文定公家傳後題

自紹興和議成而在廷在野諱於言兵養安忘恥至
隆興內禪則已二十年所矣壽皇始志未嘗一日不
在中原奈何淮江荆襄之師出輒敗衄尚敢望其闔
鞏洛而窺恒衛也哉淳熙初年魯公時以翰林學士
次對極陳自治之策其要在摶持法守觀釁俟隙今

未可以輕淺動也於是首當帝意即日除簽書樞密院事尋由同知進使遂代趙魏公為右丞相又代梁鄭公為左丞相壽皇任相其專且久者獨公前後凡歷十四年乃罷帝既親履成敗益知矯輕警惰之言為有味一時收攬眾正申飭邊防將以沅就安疆之勢大抵多公發之也論者以為強幹弱支似矣而祖宗遺大投艱之意為何如是不知古之君子其謀人之國者料事制變有本有末而先後利鈍初不暇計龍川陳同甫三書五論非不朗烈俊快然要其成效則亦書生無用之空談而已天下之事蓋必審之而後知體之而後嘗有所得以庭堅不祀之論律之則公之此心固與諸葛孔明王導祖逖者同諒矣不然

何為子孫蠅：在於今而未墜也藐予晚出幸嘗蚤從鄉長老遊竊識公事一二備官京師而公之曾孫新瑞安州判官文彪字君采赴調適來出公家傳因誦所聞繫之卷末識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是在吾君采克之如何耳泰定二年二月十又五日太常博士柳貫敬題

跋唐李德裕手題王維輞川圖

唐詩辭之盛在杜子美兼合比興馳突騷雅前無與讓然方駕齊軌獨以子李太白而尤高孟浩然王摩詰之作後人謂清詩秀句為知言是不卑論其辭矣摩詰本太原人其別墅在京兆府藍田縣南輞川口即宋之間莊丘壑遠美既擅名閭輔而又得道友裴

迪相與吟嘯其中蓋去尚書右丞在乾元以後冲襟
曠度放寄林水物豈能嬰拂之哉子美有解悶絕句
十二首其一謂摩詰其一謂浩然浩然隱襄陽鹿門
山終身不任子美獨高是二人而惜其不得見之當
是大曆初元索居夔州時則凝碧管絃之恨正有以
深亮其心與上疏請釋房琯先後一機且視世之以
瓶汲畚積為高深竊負譏評之柄以幸售其媚疾之
私者為不足道也舊傳摩詰作輞川圖好軍者遂多
臨倣此卷有李文饒題尾又有諸鎮節度使印紙墨
亦近古文饒在唐為再世相家異時牛李之禍萌於
禍而成於忌以子美既之抑弘遠矣子嘗有觀畫之
法以為以畫求詩不若以詩求畫家有輞川集每

喜為人誦之今京師塵土中忽見此圖為之慨想無
已然予亦豈偏愛古人者哉

跋鮮于伯幾與仇彥中小帖

異時論至元間中州人物極盛由去金已未遠而宋
之故老遺民往々多在方車書大同弓旌四出蔽遮
江淮無復限制風流文獻蓋交相景慕惟恐不得一
日覩也故遊仕于南而最愛錢塘山水者予及識其
五人焉曰李仲芳高彥敬梁首父鮮于伯幾郭祐之
仲芳彥敬興至時作竹石林壑伯幾行草書入能品
首父祐之與三君俱嗜吟喜鑒定法書名畫古器物
而吳越之士因之引重亦數人彥中庶訪公還自南
閩嘗為伯幾留連旬日時趙子昂解齊州歸吳興頗

亦來從諸君醜集子雖不及接康訪公而聞其鼓琴
自度曲時：變聲作古調能使諸君滿引徑醉亦燕
薊間一奇哉又數年仲芳以行御史臺照磨官先死
而祐之出為宣府判官伯綏得太常寺典簿亦死康
訪公居高郵疾病昇醫揚州死彥敬晚登朝至刑部
尚書守大名貢父以集賢為學士子昂自翰林丞告
乞身歸皆得年後死離今存亡其不可復計者如是
而錢塘人至今傳說諸君以為是於吾土有緣然則
文士相從之樂殆亦造物者之所深靳雖欲累取迭
致得子子官京師特善公之子監察御史公哲出伯
幾此帖而子昂嘗題其後企音徵之遂遠悵文會之
寂寥志其盛以悲其衰鄰笛有聲子時掩耳而辟之

矣

跋陳慶甫所藏鮮于伯幾書自飲酒詩

鮮于公面帶河朔偉氣每酒酣驚放吟詩作字奇態
橫生此飲酒詩尤曠邁可喜過其得意往：為人
誦之予亦尚竊識其一：蓋慶甫掾瀾東公為都曹
其將去官則大德三年也又二年而公亡矣公在時
其書人已貴重况今後之二十年餘明珠拱璧果何
足珍惜哉

題秋池樓觀圖

四十年前予見杭越間故侯邸第有此景耳今皆化
為荒草荒虛而畫圖形似宛然在目盛衰之變何可
復計予蓋不及其盛時况後於予者哉

書文集賢撰歐陽復初父墓誌後

論季宋人物世稱丞相信公之節之義而信公之學蓋出於歐陽氏歐陽氏有曰與齋先生者當穆陵時侍講禁中最為江文忠公所知廬陵人今至家有其書廬陵之學大抵歐陽氏之學也國子進士字致遠於先生為從子是嘗與信公友善集賢君所誌宜得其實然不知致遠之名猶及附見信公家集否乎世學之重復初其慎之哉

跋歐陽文忠公墨蹟

此六一公集古錄中元結撰陽華巖銘跋尾也結誠好奇矣所以汲於奇者豈亦有矯而然結何可及哉公之此論不寧為結千百世而下為人為文皆當

取法於斯焉抑好奇而不失乎正結之為結公固知之他人不知也

題揚文節公手書學箴後

廬陵文節公始登朝時蓋與新安文公並召學術詞章要有同者然以廬陵之先雋亮潔新安之博碩粹精俱足以上當昇陵特達之知矣此學箴九十六字是文節遺墨新塗曾曾之携以示予：謂敬齋箴膏此箴之目而此箴又敬齋箴之凡也惟得九方臯相馬法者可以審其同哉

跋江陵項平甫為李文定公作盤居詩

項平甫先生初仕為會稽教官時呂成公解太夫人服來越省伯舅曾公愛其才為之文公文公遂器許

之由是登朱張氏之門其書見麗澤集中平甫世居
括自其先人始家江陵而括之墳墓至今存焉後以
言官胡紘嘗出力攻文公者與同鄉里祇稱江陵學
本經誼披根摘葉必極蘊奧計其輩行當在李文定
公之前蓋文公守南康文定時從之遊二公同出異
流直其交相引重不置也文定廬山人作書院建昌
取公擇尚書白石庵山房舊名寓之而盤居者文定
宴娛之所平甫賦詩六章題云為盤居主人李叔子
作所謂寶峰之陰雲居之陽其地去書院應不遠二
時文獻之盛綽有乾淳遺懿下是則莽然矣宜黃李
敬心曩以建昌郡文學攝承山房祠事因覽平甫之
詩而有得於文定之所以自樂者歸亦扁其齋盤居

粹乎尚德之意哉敬心蚤志於道今翰林學士臨川
先生屢稱之文字間臨川論經少許可獨深味平甫
之言敬心之取之抑其尊聞行知者欣然則戴瓊弁
玉簪而曳霞衣月裳人之望君者如是而漸以中止
屯以正行居之自得乃如彼何哉非審夫時物之情
者殆未能終悉之也敬心索余言繫詩後姑槩叙之

自題鍾陵葦後

余寄鍾陵三年無吏議之惟怯有拙者之道遠每情
至景會往來記諸吟詠以自識其竊謀之幸隨其所
得輒亦次之葦卷撥諸風人之侵葦眠客之微婉豈
能希其千一哉臨川學者危太璞謂余有一日之長
贏報麻屨忽肯來况留連旬餘詩出余卷而誦之乃